

苗瑶语族语言的几种调变

陈其光

[提要] 调变是指有声调的语言里一些字脱离原有的调类而转入另一调类。本文论述: 1, 全清鼻冠闭塞音字变阳调; 2, 长入变去; 3, 类推调变; 4, 变调巩固为调变; 5, 同音分化调变; 6, 复辅音的不同分化引起调变; 7, 适应语音组合规律调变。调变的原因或条件是声调在发展过程中, 少数字受语音或语义的制约语音发生新的类化, 因而所形成的声调与原有的类不同。揭示这些原因或条件有利于辨认同源字, 寻找语音对应规律。

苗瑶语族的声调, 从调类看主要有四个类型。贵州凯里石板寨等地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 各类声母都能与各个声调相拼, 它代表较古的声调类型, 是苗瑶语调类的第一层次。贵州凯里养蒿等地有八个调类, 第一层次的每一个调都因古声母的清浊分化成了阴、阳两类, 古清声母字属于阴调(1、3、5、7), 古浊声母字属于阳调(2、4、6、8), 这是第二层次。贵州紫云宗地等地有十二个调类, 第二层次的每一个阴调都因古声母的全清、次清分化成了甲、乙两类, 古全清声母字属于甲类(1a、3a、5a、7a), 古次清声母字属于乙类(1b、3b、5b、7b), 古浊声母字仍属于阳调(2、4、6、8), 这是第三层次。云南屏边新村等地有十五个调类, 第三层次的7a、7b 和第8调都因韵母中元音的长短分化成了两类, 长元音韵字属于长入(7a:、7b:、8:), 短元音韵字属于短入(7a、7b、8), 其他调类与第三层次相同, 这是第四层次。

声调分化时, 大多数字(音节)都按所属声调系统的层次归于所属声调, 类别不乱。有些地方的调类有所合并, 如腊乙坪的第3调与第7调合并, 第4调与第8调合并。声调合并时, 大多数字也按规律合并, 类别不乱。但是在一些方言里, 有少数字脱离原有的调类而转入了另一调类, 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调变。调变不是变调。变调是指某字单说时保持原有的调值, 但在一定的语音环境里读得与另一调类的某个调值相同或者变成了新的调值。调变是指单说时也与原有的调值不同, 但与另一调类的调值相同。

苗瑶语族的调变现象比较多。本文试图揭示几种调变的原因或条件。

一、全清鼻冠闭塞音字变阳调

在湖南泸溪洞头寨苗话里, 古浊声母字现在是阳调, 古次清声母字现在是阴调, 古全清声母中的纯闭塞音声母字和连续音声母字也是阴调, 但是带鼻冠音的闭塞音声母字变成了阳调, 即阴平变阳平, 阴上变阳上, 阴去变阳去, 阴入变阳入。例如(拿贵州毕节大南山苗话比较):

大南山		洞头寨		大南山		洞头寨	
平声				上声			
阴平	tʂho ¹	吹	pjhɔ ¹	阴上	ŋtʂhan ³	血	(n)tʂhe ³
	to ¹	深	tɔ ¹		tu ³	尾巴	ta ³
	naŋ ¹	蛇	ʔne ¹		na ³	这	ʔnei ³
	nto ¹	湿	nde ²		nte ³	长	ndu ⁴
	ŋtaŋ ¹	中间	ŋdɯ ²		ŋtʂhe ³	盐	ndzu ⁴
阳平	ŋtʂe ¹	菌子	ŋgu ²	阳上	ntso ³	早	ndzɔ ⁴
	paŋ ²	花	be ²		mo ⁴	买	mei ⁴
	ŋtʂe ²	耳朵	mje ²		ŋtʂe ⁴	鱼	mju ⁴
	mo ²	有	mei ²		teu ⁴	火	da ⁴
去声				入声			
阴去	ntʂho ⁵	洗(衣)	(n)tʂho ⁵	阴入	ti ⁷	翅膀	ti ⁷
	li ⁵	月亮	la ⁵		to ⁷	笑	to ⁷
	pu ⁵	睡	pa ⁵		ntʂhai ⁷	女儿	(m)pha ⁷
阳去	mpo ⁵	雪	mbe ⁶	阳入	nto ⁷	织	ndo ⁸
	ntoŋ ⁵	树	ndo ⁶		nteu ⁷	肚脐	nda ⁸
	to ⁶	死	da ⁶		ŋtʂi ⁸	辣	nei ⁸
	nto ⁶	麻	no ⁶		mplai ⁸	舌	mja ⁸
	na ⁶	偷	nei ⁶		mplou ⁸	糯	no ⁸

大南山的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现在仍然是阴调，声母中的闭塞音是清音。在洞头寨，这些字都变成了阳调，同时声母中的闭塞音变成了浊音。可见洞头寨的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发生调变是因为声母中的清闭塞音成分受了浊鼻冠音的影响，变成了浊音，从而整个声母的性质变得跟浊声母一样了。

从调变还可以推知，洞头寨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的浊化是比较早的，即应该在阴阳调分化之前。如果浊化在分化之后，那已经形成的声调就不大可能发生调变。与洞头寨相隔不远的湖南花垣腊乙坪苗话，虽然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像洞头寨一样也浊化了，但声调仍然是阴调，那里的声母浊化应在阴阳调分化之后。

二、长入变去

古入声字在广西龙胜大坪江勉话里仍是入声，但是在大南山苗话、广西都安梅珠布努话和新村勉话里，有的仍然是入声，有的却变成了去声。各地仍然是入声的如：

大坪江	新村	大南山	梅珠	
阴入	阴入	阴入	阴入	
a:p ⁷	a:p ^{7a}	o ⁷	o ⁷	鸭子
hop ⁷	hɔp ^{7b}	hou ⁷	hvu ⁷	喝
da:t ⁷	da:t ^{7a}	ti ⁷	tu ⁷	翅膀
ga:t ⁷	ga:t ^{7b}	nqhe ⁷	ŋkhu ⁷	渴
sie ⁷	sa ^{7b}	ntʂhai ⁷	mpha ⁷	女儿

阳入	阳入	阳入	阳入	
top ⁸	tap ⁸	tou ⁸	tvu ⁸	豆
tsjop ⁸	sap ⁸	kou ⁸	cyu ⁸	十
bjat ⁸	bjat ⁸	ηtʂi ⁸	ntsu ⁸	辣
ɕet ⁸	jet ⁸	zi ⁸	ju ⁸	八

部分地方部分字变成了去声的如:

大坪江	新村	大南山	梅珠	
阴入	阴入	阴去	阴去	
təu ⁷	kjɔ ^{7a}	tou ⁵	tʂu ⁵	六
dzu ⁷	ɕu ^{7a}	ηtəou ⁵	ŋcau ⁵	箴
ɕje ⁷	gja ^{7b}	lou ⁵	ɕvu ⁵	铁
阳入	阳去	阳去	阳去	
no ⁸	no ⁸	noŋ ⁸	naŋ ⁸	鸟
tsu ⁸	tθo ⁸	tʂeu ⁸	ʂu ⁸	少
tsu ⁸	tsu ⁸	tsou ⁸	θau ⁸	凿

各地仍是入声的字，大坪江和新村主要收 p 尾和 t 尾，个别字收 ? 尾（本文不标）。部分地方变去声的字，大坪江和新村（只限于阴入）也收 ? 尾。? 尾是从 k 尾变来的，现在已经可有可无，其元音长短的对立也已经消失，通通读做长音，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苗瑶语部分入声字变去声，是以塞音韵尾弱化、元音变长为条件的，可以简称之为长入变去。

由于收 ? 尾的字没有全部变成去声，因此还可以推知，k 尾的消失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当一部分 k 尾首先消失，其形成声调的条许与形成去声的条件无别时，p 尾、t 尾和部分 k 尾还保存着，因此前者变成了去声，后者形成了入声。

收 k 尾的字有变为去声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变成去声的都是收 k 尾的字。在广西兴安老书村勉语里，“鼻子”读做 bju⁸，“鼻孔”读做 bju⁸khot⁷，khot⁷ 是“孔”的意思，因此 bju⁸ 和 bju⁸ 应该是同一个字“鼻”。然而 bju⁸ 是去声。显然 bju⁸ 是从收 t 尾的入声字 bju⁸ 变来的，也发生了同样的调变。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里有同样的例子。《广韵》至韵里收了“鼻”字，可见早在宋代“鼻”字就有读去声的，但是现在的湘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读入声。“鼻”字的古读应该是入声，去声是后起的调变。

从长入变去（没有变平、变上）还可以推想，当入声字的塞音韵尾消失以后，它们和去声字一定具备了形成相同声调的某种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基础。

三、类推调变

贵州威宁石门坎苗话里有许多表示方位的词，其中位于名词前面的有：

vʂai ⁸	那儿、这儿	tʂai ⁸	(侧面) 那儿
bʂi ⁸	(坡上) 那儿、这儿	bʂi ⁸ dʂi ⁸	(对面) 那儿
ŋdʂu ⁸	(坡下) 那儿、这儿	bʂi ⁸ dʂu ⁸	(对面) 那儿
ŋdʂai ⁸	里面，在一定范围之内	xu ⁸ fa ¹	正上方
dʂi ⁸	(对面) 那儿	hi ⁸ (hi ⁵)fa ¹	上面

dfu⁸ (对面) 那儿 hi⁸(hi⁵)dzfi² 下面

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单音节的都是第8调（阳入）；双音节的都是或前一音节是第8调（阳入）。但是这些现在读第8调的字不应都属于阳入，因为：1，根据石门坎声母和声调的组合规律，第8调只与浊声母相拼，不与清声母相拼，而 tshai⁸、xu⁸、hi⁸ 都是清声母，显然不符合拼音规则。2，hi⁸ 还有 hi⁵ 一种读法，第5调和 h 是可以相拼的，所以 hi⁸ 是从 hi⁵ 变来的。3，有些字在别的方言有同源字，但不属于阳入。例如：

石门坎	大南山	
bfi ⁸	pe ⁴ (阳上)	山
ŋɬu ⁸	ŋtau ⁸ (阳去)	内
dfi ⁸	ti ⁸ (阳去)	对面
ŋɬhai ⁸	ntai ⁷ (阴入)	处所

所以其中多数词的阳入调不是固有的，而是根据另外一些词的声调类推来的。①

四、变调巩固为调变

苗瑶语大多数方言有连读变调。这种连读变调的语音环境一旦消失，与另一个调调值相同的变调值不返回单读时的读法而巩固为本调值时，就发生了调变。例如大南山的 tɕaŋ⁸（实际读做 [bɕɦaŋ¹³]）“根”现在是单音节词，属于阳去。可是“根”在养蒿是 qa¹tɕoŋ²，在腊乙坪是 qo¹tɕoŋ²，都是双音节词，其词根都是 tɕoŋ²，属于阳平调。大南山的 tɕaŋ⁸ 跟 tɕoŋ² 有对应规律。声母对应的如：

大南山	养蒿	腊乙坪	
tɕo ²	tɕə ²	tɕo ²	九
tɕo ⁴	tɕə ⁴	tɕo ⁴	白
tɕou ⁸	tɕu ⁸	tɕo ⁸	膝盖

韵母对应的如：

大南山	养蒿	腊乙坪	
ntshaŋ ¹	shoŋ ¹	ntshoŋ ¹	陡
zaŋ ²	yoŋ ²	zoŋ ²	龙
ŋtaŋ ¹	toŋ ¹	ŋtoŋ ¹	中

它们无疑是同源的。养蒿没有连读变调，词根“根”的本调应是阳平。那么大南山为什么是阳去呢？非常明显，养蒿和腊乙坪都有第1调的前缀，而大南山没有。大南山有一条连读变调规则：第2调字位于第1调字后面时要变成第6调，同时声母变成送气浊音。即：

1 + 2 → 1 + 6 例如：

[thoŋ⁴³] + [tɕe³¹] “水桶”读做 [thoŋ⁴³dlɕe¹³]

[ko⁴³] + [ŋo³¹] “牛角”读做 [ko⁴³ŋo¹³]

可以推测，原来大南山也是有第1调前缀的，当前缀存在，词根像养蒿、腊乙坪那样也是第2调时，就要变成第6调。后来前缀消失，词根的变调值就巩固下来成了本调值。所以 tɕaŋ⁸ 是连读变调和前缀消失产生的调变。

① 见王辅世、王德光《贵州威宁苗语的方位词》，《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

类似的例子在大南山还有 $t\epsilon^6nto\eta^5$ “树枝”。“树枝”在养蒿是 $qa^1t\epsilon i^4t\epsilon^5$ ，在腊乙坪是 $q\alpha^1ku^4ntu^5$ 。从养蒿和腊乙坪看，除前缀和词根“树”外，另一个词根“枝”是阳上，但大南山的“枝”是阳去。“树枝”在养蒿和腊乙坪都有前缀，而大南山没有。大南山还有一条变调规律：阳上位于阴平字和阳平字后面时要变做阳去。①所以“枝”和“根”一样，也是连读变调和前缀消失产生的调变。

五、同音分化调变

数词“四”在苗瑶语诸方言里都是阴平字，如养蒿读 lo^1 ，腊乙坪读 $pzei^1$ ，大南山读 $plou^1$ ，大坪江读 $pjei^1$ ，梅珠读 $t\epsilon a^1$ ，唯独广东增城下水村读 pji^7 ，属于阴入。这与语言使用者有意思地分化同音词有关。

按照语音演变规律，下水村“五”字的声母应该变为 pj 。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下水村	
$t\epsilon a^1$	$pz\alpha^1$	$t\eta i^1$	pja^1	tsu^1	pji^1	五
$t\epsilon\theta^7$	pzu^7	$t\eta\theta u^7$	—	$tsvu^7$	pjo^7	暗
$z\epsilon^8$	$mz\alpha^8$	$\eta t\eta u^8$	bju^8	$ntsau^8$	pju^8	鼻
$z\epsilon^4$	$mz\omega^4$	$\eta t\eta e^4$	$bja\omega^4$	$ntse^4$	pja^4	鱼
$z\alpha^8$	$mz\epsilon i^8$	$\eta t\eta i^8$	$bja:t^8$	$nts\omega^8$	pji^8	辣

下水村“五”字的韵母应该变为 i 。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下水村	
$t\epsilon a^1$	$pz\alpha^1$	$t\eta i^1$	pja^1	tsu^1	pji^1	五
ηa^8	$\eta\alpha^8$	$\eta\eta i^8$	bja^8	$\eta\eta u^8$	kji^8	挂
lha^5	lha^5	li^5	ϵa^5	ϵu^5	$ne^{5\textcircled{2}}$	月亮
pa^3	pa^3	$t\eta i^3$	—	pu^3	pe^3	公(狗)
fa^1	kwa^1	tli^1	kwa^1	ku^1	kwe^1	瓜

下水村“四”字的声调应该变为第1调(阴平)。例如：

养蒿	腊乙坪	大南山	大坪江	梅珠	下水村	
o^1	u^1	au^1	i^1	au^1	u^1	二
pi^1	pu^1	pe^1	pwo^1	pe^1	pa^1	三
lu^1	$pzei^1$	$plou^1$	$pjei^1$	$t\epsilon a^1$	$pji^{1\textcircled{7}}$	四
$t\epsilon a^1$	pza^1	$t\eta i^1$	pja^1	tsu^1	pji^1	五

这样一来，“五”字应该读做 pji^1 ，“四”字也应该读做 pji^1 ，就成了同音词。“四”和“五”是两个相邻的数词，在日常生活中都用得很频繁，如果读得完全同音，在计数时就会引起混乱。为了消除这种混乱，人们就把二者之一在发音上稍微加以变更，于是“四”就发生了调变。

至于为什么改变“四”的读音，而不改变“五”的读音，改变“四”的读音时，为什么改变声调，而不改变声母或韵母，改变声调时，为什么变为阴入，而不变为阴上、阴去，那

① 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P20—21页。

② 下水村的韵母与腭化声母拼时是 i ，与非腭化声母拼时是 e 。

是社会的习惯，而不是语音演变问题了。

六、复辅音的不同分化引起调变

苗瑶语的古鼻冠闭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里有的已经分化，有的没有分化（如梅珠和贵阳的青岩和高坡）。分化一般是按规律进行的。古鼻冠浊闭塞音声母在腊乙坪和凯棠现在保留鼻音，失去了闭塞音，古鼻冠清闭塞音声母在凯棠保留了闭塞音，失去了鼻冠音，在腊乙坪没有分化。但是有少数字的鼻冠闭塞音声母没有按上述规律分化。例如：

凯棠	腊乙坪	青岩	高坡	梅珠	
næ ⁶	mzə ⁵	mpjou ⁵	mplu ⁵	ntsau ⁶ (肝)	肺
no ²	mzɔ ¹	mpjo ¹	mplu ¹	ntsɯ ²	绿

在青岩和高坡，“肺”和“绿”的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声调是阴调；在凯棠，声母是浊鼻音，声调是阳调；在梅珠，声母是鼻冠清闭塞音（原来可能是鼻冠浊闭塞音），声调是阳调。应该说这些点“肺”和“绿”的读音都是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但是腊乙坪很特别，声母是后带流音 z（实际音值是 ɹ）的浊鼻音，应该来自古鼻冠浊闭塞音声母；但声调是阴调，又应该来自鼻冠清闭塞音声母。所以从“肺”和“绿”的现代读音，不易断定古声母的清浊，但是可以肯定，它们的声调发生了调变，或者是腊乙坪、青岩、高坡从阳调变成了阴调，或者是凯棠、梅珠从阴调变成了阳调。这种调变是复辅音声母的不同分化造成的。

复辅音分化以后，因声母的性质不同而产生不同声调的现象在汉语里也有。例如“兼”字和“簾”字都从“兼”得声，在谐声字产生的时代，“兼”的声母应是复辅音 *kl，后来复辅音分化，“兼”字属见母，声调是阴平；“簾”字属来母，声调是阳平。“鑑”（见母，阴去）和“濫”（来母，阳去）的分别也是如此。

七、适应语音组合规律调变

苗瑶语里的汉语借词可分新老两大类。新借词的特点是现在的调值与当地汉语方言（主要是西南官话）的调值相同或相近，但调类不一致。老借词则相反，调类一致，调值则随当地汉语方言的调值而异。但是在养蒿苗话里，一些现在读做清喉擦音的老借字发生了调变，这些字中古汉语都属匣母。例如：

养蒿读音	汉字	汉字中古音①
hen ⁵	焊（铎）	匣翰开一去山 yan
he ¹	和	匣戈合一平果 yuo
he ⁵	亥	匣海开一上蟹 yɔi
hə ¹	壶	匣模合一平遇 ya
ha ¹	鞋	匣佳开二平蟹 yai
ha ⁵	害	匣泰开一去蟹 yai
haŋ ¹	行	匣庚开二平梗 yɛŋ

养蒿的第1调和第5调都是阴调，按照语音组合规律，与其相拼的声母应该是清音，但是汉语的匣母是一个全浊声母，中古读 ɣ。ɣ 借入苗瑶语时，应该用相同或相近的音来拼。

① 汉字中古读音根据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养蒿话有 γ ，但 γ 一般用于拼与苗瑶语同源或老借词中的汉语来母字。例如：

养蒿读音	汉字	汉字中古音
$\gamma\theta^6$	力	来职开三人曾 liək
γa^6	利	来至开三去止 li
$\gamma a\eta^2$	联（缝）	来仙开三平山 lien
$\gamma a\eta^2$	棱	来登开一平曾 ləŋ
$\gamma o\eta^2$	龙	来钟合三平通 loŋ
γu^2	笼	来东合一平通 luŋ
$\gamma\theta^8$	落	来铎开一人宕 lak

所以匣母只好用相近的擦音来拼。最相近的擦音是 h。按照养蒿的语音组合规律，h 是清声母，只能与阴调相拼。于是匣母改用清擦音 h 来读，同时阳调变为相应的阴调。所以阳平字“和、壶、鞋、行”养蒿现在读阴平，阳去字“焊、害”现在读阴去。“亥”字是阳上字，现在也读阴去，那是因为汉语有“浊上变去”的调变，它变为阳去以后，当然也该变成阴去。可见“焊、和、亥、壶、鞋、害、行”诸字，借入养蒿话以后发生的调变，是适应语音组合规律的结果。

苗瑶语的调变虽然有多种类型，但是不一定有普遍意义。例如洞头寨的古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因声母浊化阴调都变成了阳调，新乐的古全清鼻冠闭塞音声母字虽然也浊化了，但是声调仍然是阴调。例如： $ndjun^1$ “中”、 $ndza^3$ “盐”、 $mba\eta^5$ “雪”、 $ndau^7$ “织”。石门坎的前置方位词都类推成了阳入调，但是养蒿的方位词 ve^2 “上”、 ta^1 “下”、 pi^4 “上”、 $na\eta^4$ “下游”、 $te\theta^6$ “上游”、 ten^2 “前”、 $qa\eta^1$ “后”、 ku^2 “外”、 $na\eta^6$ “内”等仍然分属 1、2、4、6 诸调，没有类推成一个调类。下水村的数词“四”和“五”，因语音变得相同发生了调变。贵州复员野鸡坡的“八”和“九”现在也都读做 za^{31} ，但是没有发生调变。

可见调变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音演变现象，是声调发展过程中少数字受其他语音或语义的影响，调类的归属发生了转移。从本文所举材料来看，转移的原因或条件都是类推以后引起的异化。揭示这些原因或条件，对辨认同源词、寻找语音对应关系是有意义的。

附录：本文所引点调类调值对照表

调类	1	2	3	4	5	6	7	8
大南山	43	31	55	21	44	13	33	24
洞头寨	53	31	55	44	33	22	34	24
大坪江	33	21	52	231	24	12	55, 54	12
新村	35, 31	33	545, 43	32	44, 21	22	54, 32 24, 31	42, 21
梅珠	33	12	43	231	42	22	31	21
石门坎	55	35	55	13, 33	33	53, 31	11	53, 31
养蒿	33	55	35	11	44	13	53	31
腊乙坪	35	31	44	33	53	42	44	33
下水村	22	31	55	53	33	53	35	35
凯棠	33	53	45	11	44	23	13	21